

懷揣著理想的深情書寫

——淺談錢昆的長篇小說《逐夢菲律賓》

高寒（石獅市作協主席）

歷來，人們常用「十戶九僑」來形容閩南地區華僑之普遍，分佈之廣、滲透之深。是的，家裡家外，不少的僑屬、僑眷、僑親。在人們印象中，由於華僑的蔭庇，僑鄉是美麗、富庶、繁榮的，我們也或多或少得到一點兒滋潤。但是，有誰去深究華僑的來歷、僑鄉的來歷？去探究華僑在僑居國的坎坷經歷、奮鬥歷程？一直以來，生於僑鄉長於僑鄉的我不斷書寫僑鄉，卻對華僑在僑居國的一切知之甚少。直到2019年，因緣際會，我前往菲律賓參加世界華文作家論壇，有幸踏足蕉風椰雨的菲國，親臨那片華僑蟄居、奮鬥的土地，終於瞭解一鱗半爪。在這片華僑努力打拼、創造財富之地，我終於明白，為何在國內，看不到描寫華僑生存狀況的書籍——在僑居國，謀生是第一要務，賺錢是第一目標，文學無法果腹，難以維繫生存。在菲國，當作家沒有收入，發表作品沒有稿費。嚴格一點說，文學，一文不值。那麼，菲國作者們怎麼辦？先謀生，再謀愛。所以，菲國作家，不多，成績斐然的，更少。錢昆，是成績卓然的一個。

認識女作家錢昆（原名曾燕菲），是2019年，我到菲國參加華文活動那晚的歡迎宴會上。當時，因跨越國界，手機不懂如何切換，無法使用，我非常焦慮，對他人、他事，均心神不寧、敷衍塞責。同桌人互為介紹，有人告訴我，坐在正對面的那位衣著樸素、不施粉黛的女性，叫錢昆，泉州人，文章寫得很好。語氣是讚許、敬佩的，這讓我印象特別深刻：在菲國，在金錢第一、追逐財富的菲國，人們對文學、對搞文學的人，還是敬仰的。那晚，因為手機問題，又孤身置於全然陌生的環境，我是惶恐焦灼的，無法與任何人深入溝通、交流，自然沒有過多關注錢昆。她也顯得低調內斂、不卑不亢，我們沒有過多話語，這就是萍水相逢。疫情後，錢昆聯繫我，說她回國，要來石獅找我和拜訪同窗。我很是驚訝：一面之緣，到來何為？我猜測著，有點迷惑。她真的來了，來贈送她為父親正式出版的兩部書籍：《沉默的歲月——緬懷畫家曾良奎》（《曾良奎詩文書畫印暨收藏選》，這是一個女兒虔誠、熾熱的孝心，讓人動容。錢昆其人，直率真誠，辦事不拖泥帶水，這是我對她的初步瞭解。今年3月，錢昆又回國，又聯繫我，讓我想她的長篇小說《逐夢菲律賓》寫個書評。其實，關於書評，我寫得非常少，但我沒有拒絕，作為有點神交的文友，或多或少談談自己的閱讀體會，總是

可以的。這就是我撰寫此文的初衷。

其實，我曾努力尋找菲國作家的作品，特別是描寫華人在菲國生活的長篇小說，但不多，甚至可以說少得可憐，一部是石獅永寧籍的軍旅作家白刃（原名王寄生，他少年時曾在親戚的幫帶下，南渡菲島，度過短暫的幾

正要往回走時，主任來了，又是埋怨起天祐：「昨日下午到銀行去交了十八萬的支票，竟然沒拿回一張收據，真是塗不上牆的爛泥啊，還要大牌，一副高高在上，對人愛搭不理的樣子，彷彿我是他職員似的；要不是看在大金主的臉，他這種人早就滾蛋了；一再的原諒他，卻換來他故伎重演。」主任當著菲妮的臉把滿腹牢騷發洩後，便讓她打電話給天祐，讓他把那八張收據拿回來。菲妮當即撥了天祐家的電話，占線，再撥再佔線；等了好一會兒，才撥通天祐家的電話，還是他親自接的，菲妮單刀直入地轉達了主任的意思，他說：「那八張賬單就在他的抽屜裡。」菲妮馬上告訴了主任，完成了她交給的任務。

回到接待室，便開始看報和把有關「慈僑機構」和商會的報導通通剪下來，貼在特製的簿子裡，這是菲妮駕輕就熟和樂而為之事。就在她忘我地讀報和剪報時，到MUNOZ寄完掛號信的蓮子來了。菲妮向美致介紹她是妹妹時，她倆是相互對視了好一會兒，然後，口快的蓮子先開腔：「你的身材太好了，沒有一點點贅肉啊。配上合身又精品的套裝，真的很養眼！」聽到蓮子的誇讚，她不無驕傲的說：「做服裝是我的愛好啊。「這種愛好太對了。既可以打扮自己，又可以賺錢餬口。我和菲妮的愛好就吃力不討好了，就想做老師，我已做了八年。等開學了，她也要去做。」蓮子的話好像給美致派了一顆定心丸，讓她認為：原來這個董事長介紹來的，就是來做暑期工而已，而不是來搶飯碗的啊。想到這，美致的哈哈聲洋洋盈耳。蓮子看到她的三言兩語讓美致心花怒放，顯然是達到了目地，便告辭了。

蓮子前腳剛走，成思泉後腳便邁入接待室，逕直朝他的大辦公桌走去。美致正好在廁所裡，菲妮想同他打招呼，沒想到他神色冷峻，沉著而嚴肅地說道：「假裝不認識我！我現在就像第一代華僑。」菲妮欲言又止，看他喝下了一杯水後，自言道：「勸君更盡一杯水，西出陽關無故人！」便走出了辦公室。從廁所出來的美致歎了一口氣說：「現在的他，不再是董事長的大紅人了，被人欺和啄得像無毛雞一樣的不幸；林主任一口咬定他是吸血蟲似地吞噬了『慈僑機構』許多錢，新班子正在查他的貪腐。」

美致的話，讓菲妮感到很吃驚，一個舞文弄墨之人，背井離鄉地來到了菲律

年），年輕時毅然回國、奔赴延安參加革命，1979—1982年，他寫了一部帶有傳性質的長篇小說《南洋漂流記》；司馬文森（泉州人）更早，1949年寫了《南洋淘金記》。我拜讀過《南洋漂流記》，《南洋淘金記》只見過封面。錢昆這部正在《商報》連載的長篇，在我有限的認知中，是寥寥無幾之中的另一部。2019年，我到菲參加活動後，留下來進行採訪，搜集資料，然後寫了長篇小說《向海，向海》（2023年2月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）。也就是說，在這個領域裡，這種長篇的書寫，還是屈指可數的。

《逐夢菲律賓》落筆設計非常巧妙：一下子就從廈門高崎國際機場寫起，分別的場面、氛圍、情形，一個具體的場景，這是人生的一個起點：落地與出發，起飛與遠行，分離與告別，歸宿與漂泊。這場景，讓我想起日本村上春樹《挪威的森林》。但是，依依惜別之後，殷殷囑咐之後，即將踏上旅程去追求夢想之時，卻卡住了——過不了關，不能成行。於是拖著行李和還在機場等候的父親與繼母雲姨一起回家，失落、無助、焦慮又無可奈何，一腔熱血潑了冷水，人生起步可謂一波三折。打道回府，也就回歸家庭生活，回到溫暖、矛盾、糾紛之中，父親的關愛與呵護、繼母的精明與現實、家族的輝煌歷史與滄桑變化、兒時的苦難歲月和青春時期的青澀愛情，複雜的人際關係與真摯純潔的友誼，林林總總構成一個密聚的現實場景與生活時空，乃至泉州的地域特徵與風土人情，也一一展現，故事徐徐鋪展開來，可謂異彩紛呈。這個開頭是精彩巧妙的，也是恣意鋪張的。被困十天，是把家庭生活、過去經歷、人情關係梳理清楚的十天，也是埋下各種線索與懸念的十天。這就是《逐夢菲律賓》的開端，足見作者設計的用力，也見作者創作的功力。顏菲妮的出國夢，源於時代的潮流，源於家族的歷史——其祖父曾到菲國打拼，創下不菲的家業，她熱切渴望踏著祖輩的足跡，開啟人生的光明前景。那麼，她憧憬嚮往的菲律賓是怎樣一個國度？是人類棲息的理想國？是創業的熱土、淘金的地方？是實現人生夢想的所在？為何一代又一代

華僑會赴湯蹈火前往呢？帶著這些追問，也就帶著閱讀這部小說的慾望，帶著尋找答案的動力。畢竟，菲國是千千萬萬華僑背井離鄉、毅然奔赴、開疆拓土、揮灑熱血汗水、創造財富的所在啊。

真，也就是真實，是這部小說的一大特徵。故事真，真得讓人猶如身臨其境。初到菲島，蟄居昏暗狹小凌亂破舊的半地下室裡，還要時常被斷水，晚上遲一點回家就無門而入只好翻牆而過，不時被房主盤剝、勒索，只能忍氣吞聲。在工作單位，遭受同事欺負、冤枉、輕視，不能反抗。領薪酬時，缺斤短兩，備受



賓，服務於「慈僑機構」怎麼就被冠上了與身份不相符的說辭呢，他和林主任到底誰是誰非，我們不得而知啊。美致又小聲地說道：「蔡琳娜可是他招收進來的啊，但現在卻要逼他走。」

下午上班時，像地保似的林力順來到接待室，在成思泉的位子上落座後說道：「真的太不識相了，也不掂量自己幾斤幾兩，竟敢到林主任那裡去罵娘，這是大水沖了龍王廟。是到了清算他打劫『慈僑機構』的時候了。」

上午聽到了貪腐和吸血蟲，下午又聽到了打劫。實在聽不過去的菲妮嘟嚷了一句：「別說的那麼難聽啊，你可有證據？」

哪料到，就這麼一反問，便打開了林力順的話匣子，他像竹筒倒豆似地歷數了成思泉這些年來打劫「慈僑機構」的事：

「一個書法條幅開價1萬，而布是220比索，紙是30比索，單單字的要價是9750比索；一幅『忍』字也要價1萬比索，不管你喜歡不喜歡，往『慈僑機構』的董事們家裡一掛，你就得付款；對往生者也毫不心慈手軟……擣取的項目五花八門，影響極壞。」

林力順對成思泉的咬牙切齒的譴責是越說越多，彷彿是他本人被咬了一口肉，被吸了幾口血似的才如此氣憤難平。末了還說，這等同強取豪奪和劫財無異。聽了林力順對成思泉的謾罵和指責後。

(O八七)

剋扣，也不好發作。原來，追求夢想，不是一個華麗的辭藻，不是一幅絢麗的畫卷，而是在泥濘裡跌打滾爬。到異國他鄉打拼，是如此艱難卓絕，曲折坎坷，要吃那麼多的苦、受那麼多的罪、流那麼多的淚。這奮鬥過程是那麼的痛苦，成功是那麼的不易，身處異域的孤獨無助是那麼的刻骨銘心。

不容易攢了一點兒錢，心心唸唸要搬離噩夢般的半地下室、改變居住環境，最後還是寄回家，翻建老家的房子——改善家人的居住條件。沾滿淚水、汗水的辛苦錢，就這樣寄回故鄉，蓋洋樓起大厝，自己選擇蜗居。這慷慨大方、無私奉獻的背後，是對故鄉、對家人的責任與使命，是回報親人、造福親人的熾熱情懷，是光宗耀祖、揚眉吐氣的理想與夙願。這是多少華僑真實的寫照與縮影。這故事，是個人的，又是集體的，或者說，是幾代華僑的共同舉動。這是小說的感人之處，生動之處，也是震撼人之處。

閱讀這部小說，你會覺得每個情節、每個細節，都是真實的，都是還原歷史的，都是生活本真的，不是虛構的。小說是如此的忠於生活，從生活細節、衣著打扮、人物語言、風土人情，到過年過節，幾乎是沒有篡改的白描，栩栩如生又真真切切。比如，貧富懸殊造成的人情乃至親情的淡薄、疏離與隔膜；治安混亂造成的人心惶惶；男女嚴重失衡造成女性尋找對象的艱難；職場的蓄意打壓、明爭暗鬥；生意場上的殘酷博弈、爾虞我詐……又比如，吃稀飯配芒果的生活嗜好，萬聖節去華僑義山墓園掃墓的祭祀活動，聖誕節的全國狂歡及給老師送禮物送紅包的習俗，學生考好成績請老師去度假的感恩之舉……生活的千姿百態、萬千氣象，好的壞的毫不避諱，簡直如同萬花筒般讓人眼花繚亂。

小說還用很大篇幅寫顏菲妮和洪蓮子去華僑家庭當督課（家教）的經歷，這是她們另一謀生手段。在督課中，與學生之間的衝突，與學生的情感演變，乃至學生對老師產生的朦朧、強烈、稚嫩的愛，一個個故事，恍如親歷。而督課過程中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歐陽剛，一個10歲的帥氣、叛逆、大膽、早熟的男孩。他敢於直接表白，寫信、唱歌，乃至直接威脅，這筆法是大膽而直露，沒有遮掩隱晦的。從這也可看出熱帶孩子的早熟、衝動，以及他們的情感觀、價值觀，讓人在驚訝、尷尬之餘，也心驚膽戰。這個早戀的男孩是可愛的，又是讓人擔憂的，他愛得直率、熱烈、坦蕩，寫情書給老師，為老師唱情歌，甚至威脅老師，「你不可以有男朋友，否則我殺死他。」讓人為之驚心動魄，震撼不已。比起菲妮心裡想念的孔多凱（大陸飢餓年代裡的學弟），更震顫人心，這是一個個性鮮明、立體鮮活的人物形象，孔多凱在這個10歲的男孩面前，反而顯得蒼白無力、疲軟模糊，像一個簡單的符號。

當督課輔導孩子讀書，寫了很長的篇幅，之所以寫得這麼翔實具體，應該是這段經歷刻骨銘心，也因為這段經歷，讓她們賺到了第一桶金，明確並堅定了人生奮鬥方向：那就是不能再當家教，早晚有一天必須改行創業，「賺錢才是硬道理」。但是，這一天沒有立即出現，她們繼續從事教育，而是四年之後，即1996年，她們才辭掉學校的工作，投身搞起商貿，這時，菲妮又得到一位名叫清源的人士的大力支持與無私援助，她們賣時尚服裝、水晶飾品，後來開「洪菲瑤衣店」。人生道路就是在摸索中前行，漫漫，曲折，跨過一個又一個坎，爬過一個又一個峰。

人物形象真。引領菲妮前往菲國的吳臻善、秦誠，是成功的企業家、愛國人士，在作者筆下，他們是華僑的典型代表，有愛心，待人真誠，樂於助人，傾情提攜後輩，有強烈的家國情懷，熱心公益事業，慷慨回饋桑梓，是熠熠生輝的儒商形象。總之，在刻畫人物方面，錢昆使用的是白描手法，好與壞、雅與俗、忠與奸，都是一目瞭然的，再加上她情感鮮明的表達，直抒胸臆的抒情與議論，所以書中的人物形象都是非常清晰的、鮮活的。讓人覺得每個人物，都有原型，都來自火熱真實得生活。但由於這是一部自傳體鮮明的小說，讓人難免影響聯想，對號入座。

感情真。文學來源於生活，又高於生活，生活是文學永不枯竭的源泉。由於錢昆的父親細心保存著他們父女之間往來的書信，並認真編號，這給錢昆的創作帶來很大幫忙：既理清時間線索、故事脈絡，又真實還原歷史。這部長篇小說乾脆直接地把二十幾封書信嵌入其中，既增加故事的真實性與生動性，又讓讀者體會到中國父母對子女深沉又無私的愛，以及子女對父母拳拳的情感。這份感情沒有半點虛擬成分，融入小說之中，渾然天成，更增加感情的真摯與濃烈。而注入最真摯的情感進行書寫，應該是錢昆創作這部小說的一種自覺與不自覺，這份真誠貫穿始終，也流淌於字裡行間，閱讀時，深深感受得到、體會得到。

社會背景真。無論是家鄉泉州的一切，還是菲國的種種，工作就業、住宅建築、衣食住行、人文風情、風俗習慣等等，都真實得好像是工筆畫描摹下來的。多少華人掙扎在菲國社會的最底層，有的終其一生無出頭之日、無成功之時，有的終其一生不敢回故鄉、見親人，這是多麼淒涼悲哀之事，成功者畢竟鳳毛麟角，蜉蝣於芸芸眾生之上。

所謂「在家日日好，出門步步難」，閱讀這部小說，這是最為深刻而銳利的體會。陌生的環境，單槍匹馬的奮鬥，精神上的苦悶，情感上的空缺，正如作者所言「六無」（無錢、無房、無車、無生意、無文憑、無背景），這是常人體味不到的人生況味，除非親歷者，外人無法幫忙排解，必須靠自己突圍、自救。她們去「仁愛中學」、「聖佳美培幼園」教書，去「慈僑機構」、「炎荒書店」、「晉商總

會」兼職，去富庶的華僑家庭當督課老師……每一次求職，每一次努力，每一次求索，都是為了餬口、為了生存、為了發展、為了扎根。她們的付出與努力，比起在家鄉要來得艱辛、來得不易，可謂嘗遍酸甜苦辣、辛酸榮辱。特別是到「炎荒書店」工作半個月，獲得500比索的薪金，把菲妮自信炸成齷粉，深深意識到錢的重要，意識到才華在一些人眼裡一文不值，唯有錢才有價值、地位，才有人格、尊嚴。菲妮是幸運的，也是有福氣的，因為她有個當畫家的父親，父親人脈廣、資源豐富，可以當她的依靠，給予她諸多的支持與幫助，所以，她在菲國一有困難，就有家人出手相助，一有問題就有人幫忙擺平，她吃過苦，但沒有走彎路，這是極其幸運的。後來，菲妮大膽轉型，搞得商貿，慢慢走向成功，這個結局，很是撫慰人心，也激勵更多人為事業而奮鬥，這是天道酬勤，也是自然規律。所謂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」，互相幫扶、互相資助、互相提攜，是我們閩南人在外的傳統與習慣，這是支撐我們勇敢闖出去的力量，是激勵我們一代又一代前仆後繼的信仰。在這部小說中，作者盡情描述這種傳承，傾情歌頌這種優良傳統，謳歌這種美好的道德情操與博大胸懷，這是我們華人在異域堅韌不拔生存下來的精神信仰。語言真。小說語言幾乎是沒有雕鑿、粉飾的自然與率真、大膽與直白，什麼人說什麼話，符合人物身份、性格，彷彿曾經這樣原始的流淌過。雷厲風行的菲妮，其語言，是直腸子似的，不繞彎不拐角，一是一二是二，絕不含糊、絕不妥協、絕不謬讚，她的語言就是她這個人最好的標籤。而小說敘述語言也是明是明暗是暗，鏗鏘有力、擲地有聲，不作晦澀難懂之筆，不講模棱兩可之話。

《逐夢菲律賓》故事時間跨度不大，僅五年，1992年3月至1997年2月，這是菲妮的奮鬥史、創業史，是她人生最精彩、重要、曲折的一段，所以，這樣取材安排與書寫，是非常巧妙的。小說結尾，再次落筆機場，這次是帶著祖父的骨灰飛回祖國、飛回故鄉。這個結尾設計是非常生動感人的，是寓意深刻的。魂歸來兮！唯有祖國、唯有家鄉，才是一個人靈魂棲息之地。

我不太相信文學的粉飾作用和歌功頌德功能，但我深信文學的治癒、和解與救贖能力。文學要有思考，就是作品要給人提供重新認識社會、認識生活、認識人類、認識自我的能力，《逐夢菲律賓》做到了。有人說，文學不僅要揭示社會矛盾、揭露社會黑暗面，還要反映人性的劣根性、反映人類共有的弱點。這點，是小說，特別是長篇小說所要承載的功能與職責，這點，《逐夢菲律賓》也做到了。在《逐夢菲律賓》中，人性的問題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示與體現，有善良真誠、肝膽相照、勇敢正直，也有醜陋卑劣、貪婪自私、蠅營狗苟，反正，真善美得到充分的展現，假惡丑也得到無情的揭露與鞭撻，作者是坦誠直爽、大膽豁達，也是勇敢無畏的，她愛憎分明，也嫉惡如仇，快意恩仇，也坦蕩明快。有人說，文學要提供精神。是的，人活著，不能只有物質，還要有精神需求、精神渴望，這是治癒靈魂的東西。從生活態度、人生追求到理想求索中，我們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才得到賦予與體現，這點，錢昆努力了。有人說，文學的最大功能，是記錄生活、留住歷史，讓一代又一代跋涉者的腳步清晰可鑒，讓一代又一代奮鬥者的故事成為永恆。這是文學的奇效，在這點上，錢昆的努力與貢獻，是不言而喻的。

此時，唯有真誠地祝福錢昆，她完成心願、實現理想了。

錢昆歐遊打油詩 巴奧十米台

歐遊一月抵巴黎，
奧運賽事近完畢。
有幸搭上末班車，
觀看名將展跳藝。

